

# 心追手摹

## 筆有千秋業展件選介

陳階晉

「筆有千秋業」是國立故宮博物院書法作品的常設展，展覽選件安排，基本上遵循中國書法發展史的架構，今夏第二季展覽主要的選件以「臨書」作為主軸。

「臨摹」這個語詞，通常被用來作為練習傳統書畫作品的必經程序。不過，臨與摹的意義卻有不同。在練習的程序上，一般是先「摹」後「臨」。「摹」可分為描紅與影格，前者是用墨筆依著印或勾有紅邊的範本直接填寫，後者是用薄紙覆蓋在字帖上隔紙描寫，亦稱「榻」。「臨」，則是在「摹」的基礎上，對照著字帖或

作品書寫，因有「臨書」之稱。臨書也稱為臨帖，一般初學者臨書，是由字的外形開始著手，針對字的筆劃粗細、長短、寬窄等，逐一親筆體驗，藉以掌握字體的外形間架以及其運筆的力道，以達領悟字的點畫、筆意、結構，力求形同臨寫對象。

臨書習字的風氣，在中國傳行歷時已久。一般而言，臨書有三種態

度，即「形臨」、「意臨」、「背臨」。

「形臨」為忠實地模仿字形、用筆，將範本置於眼前對臨，逐筆探究其筆劃行筆之快慢與線質用筆方法。當熟練到某一程度後，在臨寫範本時，追求其行氣及整體的神韻和意境的掌握，即稱「意臨」。最後，不看字帖而憑記憶即能將諸字臨寫下來，則稱「背臨」，可謂臨書最高境界。



圖一 民國 董作賓 甲骨文江南好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此回在二〇四展室中，依照文字演變過程，有甲骨文、金文、石鼓文、隸書、楷書等各種書體的呈現，有的是後人臨寫古文之作，有的為原碑拓本，並排置部份對臨的相關作品，以供比較、欣賞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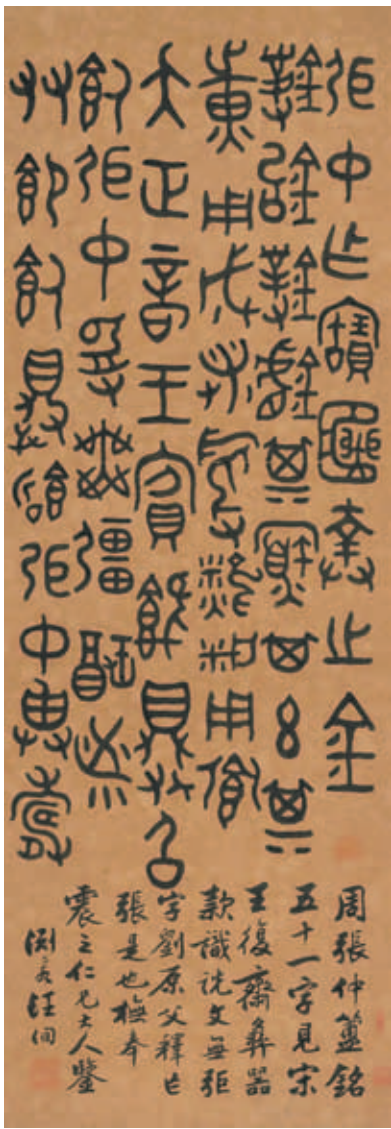
### 甲骨臨書

甲骨文是書寫或契刻在龜甲及獸骨上的文字，主要出土於商代晚期的都城殷墟（今河南安陽小屯村），近來周代的遺址也相繼發現。內容多與占卜相關，包含祭祀、狩獵等等。甲骨文形音義兼備，已經進入文字發展成熟的階段。圖一即以甲骨文寫填詞的〈江南好〉：「南天好。元

日百花新。樂事休忘千歲酒。小窗且喜一朝春。聞雨亦宜人」。作者董作賓（一八九五—一九六三）為知名文史學者，曾八次參與殷墟考古發掘，對於甲骨文研究貢獻卓越。他在透徹甲骨文研究後，將之應用於書法藝術的呈現，筆致秀潤端雅，深得卜辭神韻。後有款「庚寅元夜寫于臺北」，可知為一九五〇年所書。

### 鐘鼎臨書

金文是指鑄刻在青銅器上的銘文。因青銅器中，以鐘、鼎為家國重器的代表，所以金文也稱「鐘鼎文」。清代書家汪洵（一八四六—一九一五）此作（圖二）為臨寫〈周弭仲簋〉銘文，見載於南宋著名金石學家王厚之（一一三一—一二〇四）字順伯，號復齋所撰之《鐘鼎款識》。汪洵為光緒十八年進士，官翰林院編修，擅篆、隸，尤工小篆，暮年書上海達二十年，與吳昌碩、張祖翼、高邕之人稱「滬上四書家」，書名甚盛。本幅用筆剛健圓渾，間架峻整，體現了金文雄奇凝重的特點。



圖二 清 汪洵 書周弭仲作簋銘 黃利容、黃文如女士捐贈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六 清 楊峴 隸書魯孝王五鳳刻石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四 漢 魯孝王刻石拓片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別為書法史上兩漢碑刻之代表名作。〈漢魯孝王刻石〉上有碑文：「五鳳二年，魯卅四年六月四日成」。五鳳為西漢宣帝的年號，五鳳二字魯三十四年（西元前五十六年），乃是魯孝王時代，因此又名「五鳳二年刻石」。此石為金章宗明昌二年（一一九一）重修曲阜孔廟時所發現。書風上承秦隸，篆隸夾雜。筆畫已由圓變方，字體仍屬高長，並無明顯波勢，篆意較濃，其「年」字的一豎向下延伸得很長，與同期出土的漢簡同趣，古樸純厚。〈禮器碑〉全稱〈漢魯相韓敕造孔廟禮器碑〉，東漢永壽二年（一五六）立於山東曲阜孔廟刻，與〈乙瑛〉、〈史晨〉合稱廟堂三巨制。碑文內容是記述魯相韓敕修整孔廟、置辦禮器和吏民共同捐資立石以頌其德之事。此碑為東漢碑刻書法中的經典之作，運筆變化多端，結構和諧穩健，表現出秀雅肅穆的超然神采。可說代表八分隸書石刻文字的正宗極則，對後世影響深遠。

### 石鼓臨書

石鼓文為春秋戰國時代遺物，發現於陝西鳳翔，刻於十個鼓形石上，記述秦君田獵事。字形體勢雖屬大篆一系，但已透露與秦代小篆的關連。晚清書畫、篆刻名家吳昌碩（一八四四～一九二七）原名俊，號缶廬、苦鐵等，為浙江安吉人。其篆書用功以〈石鼓文〉為最，晚年入古

出新，開拓新風貌。展件中之〈篆書七言聯〉（圖三）即從石鼓文集字而成「以樸為秀古原樹。其真自寫余陽花」，為其七十五歲書，筆力蒼勁，饒有古風，而結字變橫為縱，已跳脫石鼓原貌而自成一格。於臨書而言，精熟純練中，跳脫形臨，轉為意臨，已臻背臨境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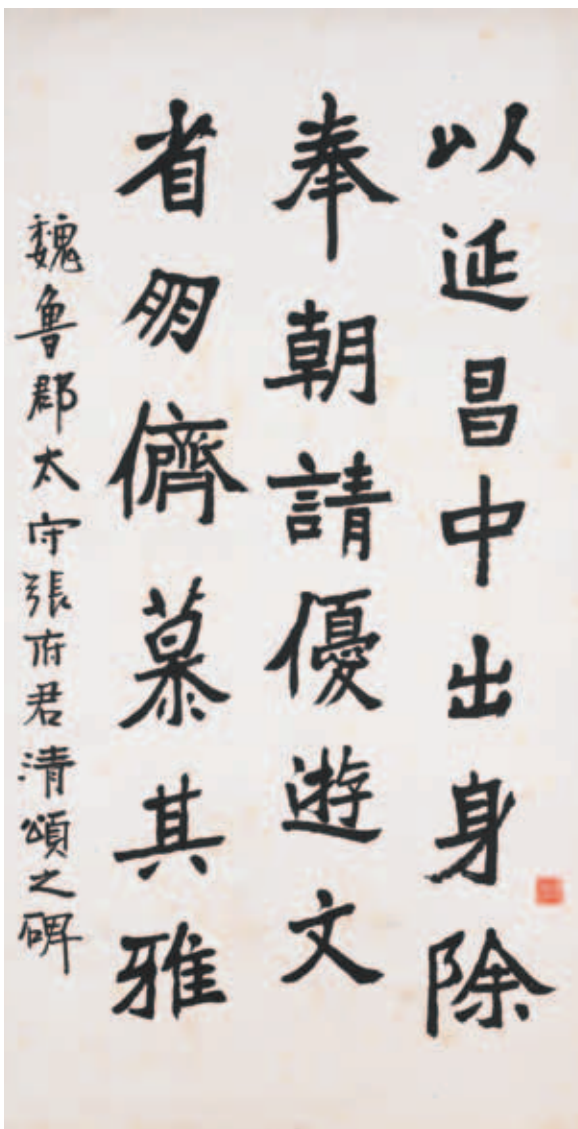
### 漢隸臨書

隸書亦稱「八分」，相傳為秦末官吏們將當時難寫的篆書進一步整理，而成為一種便於書寫的新書體。字體多為橫扁，波磔挺拔，左右分佈相背為其特色。早期的隸書筆畫呈渾圓，到了西漢末年則變為方折並有點畫。

展件中之〈魯孝王刻石〉（圖四）、〈禮器碑〉（圖五）拓本，分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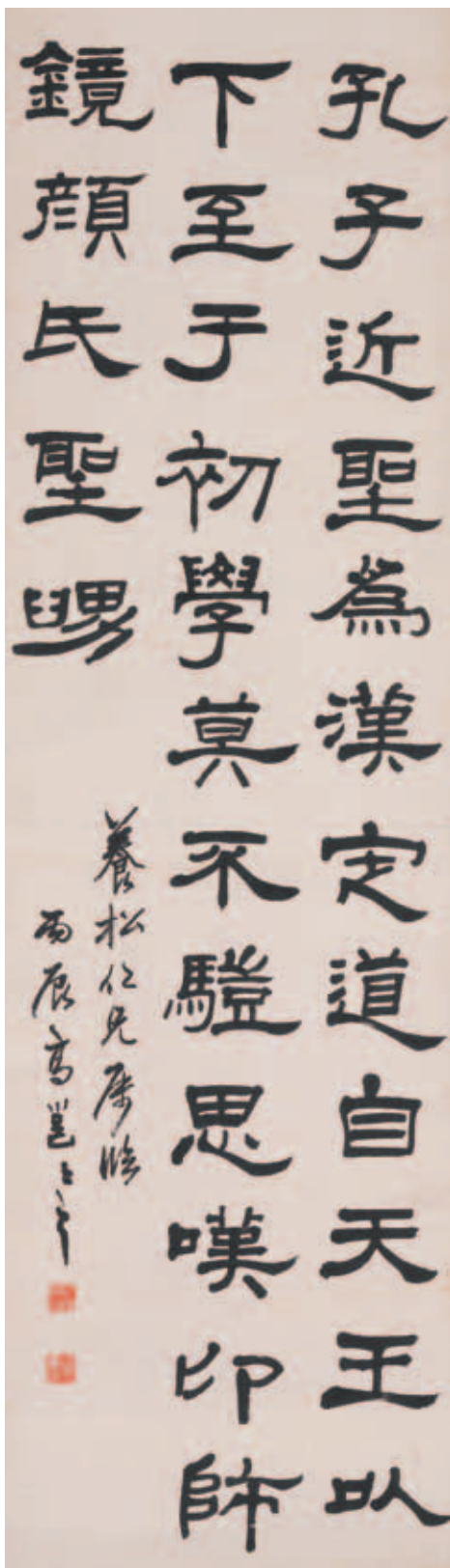
圖三 民國 吳昌碩 篆書七言聯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九 民國 陳衡恪 臨魏張猛龍碑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八 北魏 魯郡太守張猛龍碑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七 民國 高崑 隸書禮器碑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五 漢 禮器碑墨拓本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晚清金石學盛行，影響到書法「重碑抑帖」的風氣，臨習碑刻文字蔚為流行。展件中選出清代楊峴（一八一九～一八九六）與民國高崑（一八五〇～一九二二）兩位書家，分別對臨〈魯孝王刻石〉、〈禮器碑〉，也是時代風尚的象徵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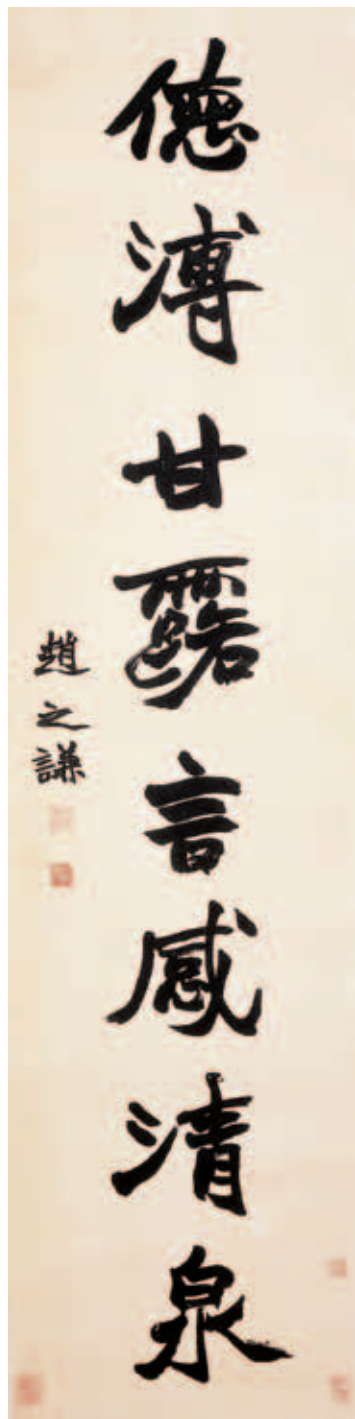
楊峴，字季仇，一字見山，號庸齋，又號貌叟，浙江歸安（今湖州）人。舉人出身，曾為曾國藩、李鴻章幕僚，官至常州、松江等知府。在晚清以精研隸書擅名，有「於漢碑無所不窺」之說，一生勤於臨碑，名重一時。楊峴臨書多以隸書碑為主，隸書

風格影響晚清書壇頗鉅，甚至遠及日本。其臨寫西漢之〈魯孝王刻石〉（圖六），用筆明快爽暢，頓挫之間有遲澀之趣，顯得老辣奇宕。高崑，字崑之，浙江仁和人（今杭州）人，近代書畫家。寓居上海，官至江蘇縣丞。平生最服膺唐代書法家李邕，因

號李龕，自署苦李。高崑對於歷代碑版無不窺精探奧，時與吳昌碩、張祖翼、汪洵，同稱海上四大書法家。圖七高崑節臨東漢之〈禮器碑〉，運筆精熟，藏鋒取妍，神情俱到，書成於一九一六年，翁時年六十七歲。

### 魏碑臨書

楷書可說是隸書的形變，魏晉南北朝年間隸書過渡至楷書，過渡型書風以及各體參雜的混合書風時而可見。其間，北碑石刻字跡風格獨特，有摩崖、造像記、墓誌銘等豐富書法資料存世，向來被視為學習楷書的寶貴字帖。〈北魏魯郡太守張猛龍碑〉（圖八）刻於北魏孝明帝正光三年（五二二），額題正書「魏魯郡太守張府君清頌之碑」；碑陽鐫刻廿四行，每行四十六字，記載張猛龍任魯郡太守時之政績；碑陰則刻立碑官吏姓名。現藏山東曲阜孔廟。此幅書風雄俊渾穆，用筆以橫劃堅實見長，方整多變。通篇結字左低右高，左舒右斂，筆勢流暢，逸態多姿，充分展現出魏碑楷書俊秀剛健的氣息，乃魏碑



圖十一 清 趙之謙 楷書八言聯 林宗毅先生捐贈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**唐楷臨書**

隋唐時代是楷書發展另一個關鍵時期，政治統一帶來南北各地書風匯流，筆法發展臻於完備，從此楷書成爲歷代通行的書體。其謂「楷」，有模範之意，故亦稱「正書」或「真書」，亦是今日最爲實用之書體。唐代的楷書臻至巔峰，初唐書家輩出，歐陽詢、虞世南、褚遂良爲此期之代表。展件中之碑刻〈九成宮體

泉銘〉（圖十二），立於唐貞觀六年（六三二），魏徵撰文，歐陽詢（五五七）六四一）所書。「九成宮」爲隋、唐帝王避暑的行宮，因地有湧泉，味甘如醴，故名「醴泉」。歐陽氏爲唐代著名書家，能作多種書體，而以楷書成就爲高；傳世楷書碑刻又以此碑影響最是深厚，得到「楷法極則」的美譽。此作書體秀勁圓潤，一筆不苟，楷中多帶隸法，歷來

爲臨習楷書的主要範本之一。此碑今仍存陝西省麟遊縣新城南唐九成宮遺址，宋代以來曾幾經摹拓，歷代拓本略有肥瘦不同之謂，據稱現存以北宋拓本爲最佳拓本，本幅乃清代拓本。同室展出清人張照（一六九一—一七四五）節臨〈九成宮醴泉銘〉（圖十三）。張照爲上海松江人，字得天，號涇南、天瓶居士，工詩文，善書畫，官至刑部尚書。其書法初學



圖十 清 陶潛宣 楷書八言聯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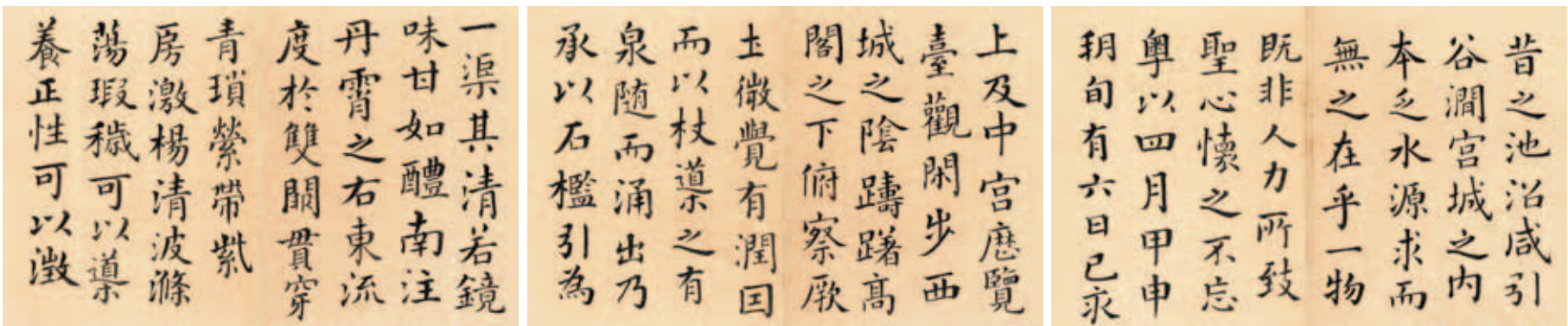
中極爲出衆的碑刻之一。陳衡恪（一八七六—一九二三）對臨的〈張猛龍碑〉（圖九），爲截取碑文中數語，雖在蒼勁雄渾的魏碑筆意中，起筆藏鋒之間也流露出些許士人醇厚秀逸之氣，已屬「意臨」境界。陳衡恪字師曾，號槐堂、朽道人，江西修水人。自幼天稟慧絕，能詩文書畫，世以奇童目之。既冠，赴日本習博物，歸任南通、長沙等校教師。性行純篤，喜獎掖後進，齊白石得其助甚多。陳氏本人擅長書法，篆、籀、隸、真、行諸體無不工，而尤宗漢魏六朝。碑學鼎盛風潮之下，清末書家臨

寫魏碑而名震書壇者，不乏其人。陶潛宣（一八四九—一九一五）即是當中人。據稱蘇州「寒山寺」、「寒山拾得」碑，長江宜昌崖壁上「柏灣」二字，以及光緒年間所鑄銀元、角子、銅元之「光緒通寶」模字，皆出其手筆。陶氏爲浙江紹興人，原名祖望，字文沖，號心雲，別號東湖居士。書法廣學各家，尤擅魏碑，時人甚爲推重。連帝師翁同龢（一八三〇—一九〇四）亦深服其書藝，曾派人持手書相邀，信內申明說他可免去官禮，彼此輕衣小帽相見。此聯楷書「陽葉春青陰條秋綠。桂深冬煖松疏夏寒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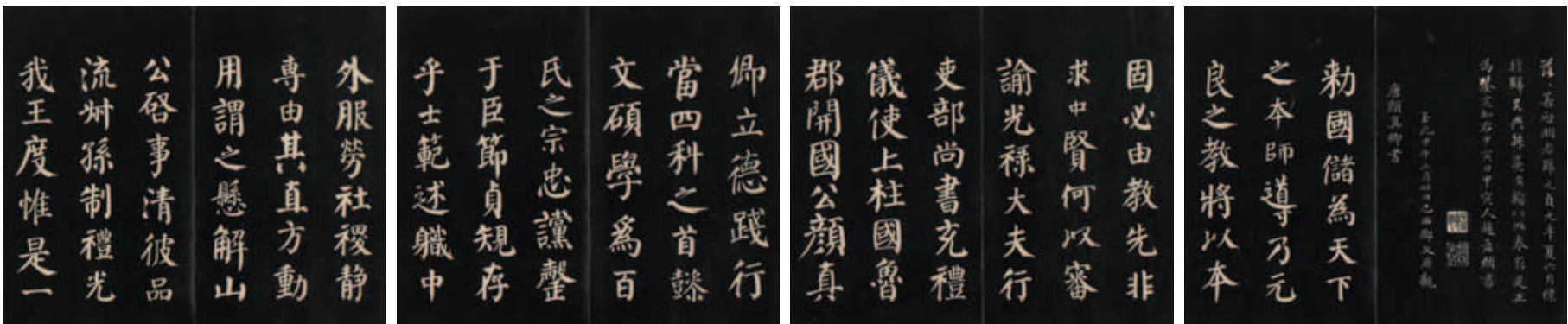
（圖十），結體寬綽而略方扁，筆力渾厚且棱角分明，魏碑風格濃厚。清代書壇，書家往往兼有詩文、繪畫或篆刻方面的學養，趙之謙（一八二九—一八八四）即是四絕兼長的出類拔萃者。其書法亦宗北朝碑刻，作書以方筆驅使，勁拔挺秀，深受世人贊賞。此幅楷書八言聯「草呼風氣池搖月影。德溥甘露言感清泉。」（圖十一），書體介於楷、行之間，帶有放恣的氣息，個人特色明顯，柔軟的毛筆在其使轉之下，能夠寫出碑刻的力感，卻又能夠把碑刻鋒芒棱角，化爲柔和流動，足見功力深厚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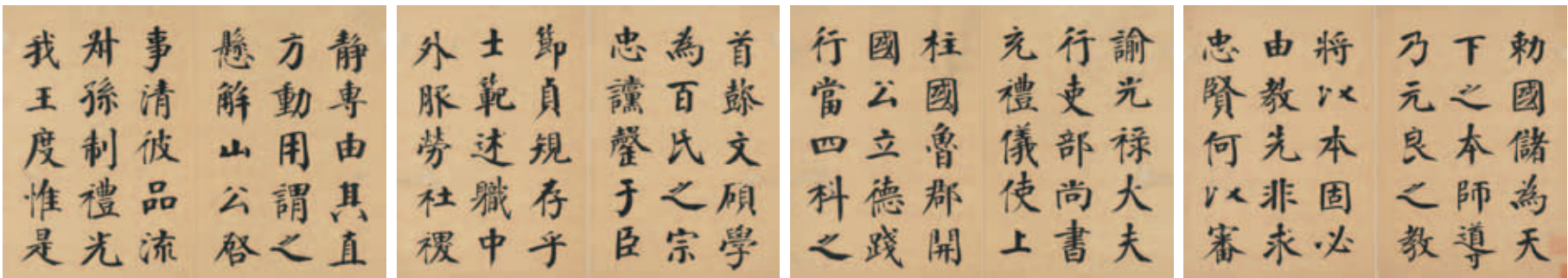
圖十二 唐 歐陽詢 九成宮醴泉銘清拓本 陳之邁先生捐贈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十三 清 張照 節臨醴泉銘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十四 唐 顏真卿 自書告身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十五 清 錢澂 書唐顏真卿自書告身 譚伯羽、譚季甫先生捐贈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董其昌，中年出入顏真卿、米芾，擅長行楷書，為清代「館閣體」能手。乾隆初年的御書匾額和書畫題跋，多由他代筆，因而對之評價尤高，稱其書藝甚至超越米芾、董其昌，直追書聖王羲之。此幅用筆俊逸工穩，結體雖小，猶見清麗秀雅的韻致，臨書境界高妙。

又，碑刻拓本多為長方形，一般為便於收藏，可裝裱為「卷」、「軸」、「冊頁」等形式，掛軸雖便於展示觀賞，卻不適合於臨書範本所用，所以常見將拓本裁裝為手卷及冊頁形態。

初唐三大家風格雖異，然崇尚瘦勁，遂演成風氣。開元後，或因玄宗喜作肥厚，書風丕變，遂漸脫離舊習，開創新風。此期書家，前有李邕，後有顏真卿，足以和初唐三大家

抗衡。顏真卿（七〇九～七八四），字清臣，山東臨沂人。開元進士，世稱顏魯公。顏書集前代書家之大成，自創法意新格，剛柔並濟，對後世書法影響極深。此〈自書告身〉帖（圖十四）傳為顏氏自書，行筆蒼勁謹嚴，結體沉穩厚重，是後人學習楷書不可多得的良範。墨蹟本原為清宮舊藏，現在日本。此冊選自清宮摹刻內府所藏魏、晉至明代法書之〈三希堂法帖〉，完成於乾隆十五年（一七五〇），為歷代蒐羅最富的大型叢帖。

展出清錢澂（一七四〇～一七九五）臨書（圖十五），錢氏為雲南昆明人，字東注，一字約甫，號南園。乾隆年間進士，官通政司副使、御史等職。時和坤用事，曾當面指責其過失，也曾上疏彈劾過陝甘總督畢沅、

山東巡撫國泰等人的貪污營私案，以「不畏權勢，疏摘姦佞」深受當時人民敬愛。錢澂平生仰慕顏真卿為人，書亦法之，此作結體嚴整，力道沉鬱，筆筆不苟，深得顏真卿神韻。

以上為二〇四展覽室的作品介紹，另於二〇六展覽室則陳列宋、元、明、清等歷代書家，如米芾、趙孟頫、王寵、乾隆帝等所臨碑帖之作品，由於篇幅有限，未能盡述，尚請書法同好者親臨現場觀視。常言鑒賞書法作品，「眼到」、「心到」是關鍵途徑，但真正想要習得運筆、結字之奧妙精華，「手到」的親自體驗，自是不可或缺。「臨書，好！」即是這次展覽想要表達的底蘊理念。

作者任職於本院書畫處